

汉诗新韵

成都古镇印象

谭仲池

古镇盛满历史记忆和自然灵慧,是流动的文化血脉与缠绵乡愁。

——题记

味江河

不曾衰老的沿河街道
麻石的路面
嵌下旅客深深的足印

酒旗 灯笼
在茶香中飘拂
还带着古典音乐的旋律

女孩男孩赤脚走过沙滩
把一脸的兴奋和心中的欢乐
抛向淌水坝的激流

他们激动无比地
在清浅里嬉闹
片片云彩在头顶舒展

浪花染湿了衣衫
鱼群在脚下游过
轻舟滑过身边

一阵阵的鼓点
从瑞龙桥上传来
一支雄壮的马队来到江边

古蜀王接过乡亲送来的美酒
含泪倒向江里
酒香瞬间飘向江天

将士们用手
掬起江水痛饮
醉绿了两岸草木和塔上夕阳

传说已经走远
只留下一个神奇的江名
至今还散发着浓浓的酒味

龙溪古镇

古牌楼上的字
已被岁月的烟雨
洗刷出铜色的皱纹
唯有龙的传说
仍然在溪水中流淌

老榕树的根须
潜入地底深处
长成一片葱郁的天空
覆盖着古镇楼阁
驿动的人影

水中石头
和河床的沙粒
与风吹落的枯叶
在低声对话
诉说着人世的沧桑

我走向码头边
等待船队归来
欲问千年前的桅杆风帆
还有明月的盈缺
是否还盛有历史的泪痕

在巷尾小店
我买回一把牛角梳子
它澄明如镜
竟照亮了眼前的纷繁
又梳理了我心里纵横的思绪

江风吹散我的头发
涛声唤来天边的暮霞
渡口开始热闹起来
一个辽阔烟笼的旷野
已搁在游人的心上



现在乡下,很少有种麻的人家了,我家也不例外,没有再种麻。只是在离家不远的一处荒丘上,有一块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母亲说,那里有一个麻坵子,是我家以前种麻的地方。

每年三月,麻坵会自然生长出麻苗来。小时候,母亲念叨“麻一寸人好困,麻一尺人好吃”的话。其实也是,三四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了,人确实是好困还好吃。

八月,麻叶枯黄,麻花结籽,乡下双抢结束,农事相对闲淡。乡亲们各自拿了竹条,找到自家麻坵,打麻叶,砍麻秆,挑麻担,刮麻皮,晒麻线,搓麻绳,纺麻纱,织麻布。乡村里的麻事可热闹了。

老家门前有一口小水塘,母亲会将麻秆放到水塘里,没有水塘的邻居也会将捆好的麻秆放入我家的小水塘,各自做好记号。用大石头压住麻



钟水。

唐知圣 摄

位于湖南郴州西南、北纬25度的嘉禾县,古称禾仓堡。据《衡湘稽古》记载:“天降嘉谷,神农拾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千百年来,享有母亲河称誉的悠悠钟水流贯其中,不仅滋养着禾仓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着勤劳勇敢的嘉禾人民、更孕育着嘉禾勤廉文化的底蕴。

在钟水河畔有个叫荫溪的村子,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为表彰明代嘉禾籍南京巡河御史李祚的监察功绩而修建的“风宪”牌坊之威严;还可以在县城北门外珠泉亭景点,体悟“逢人便说斯泉好,愧我无如此水清”的清廉文化。考古发现,钟水两岸有许多先民生产生活遗址,有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砺石,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矛、青铜范,有唐宋时期的冶炼遗址和窑……

《水经注·钟水篇》注解曰:“钟水出桂阳郡南平县(今蓝山县)都山。”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把现在的春陵江干流和源头都统称为钟水。

到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湘江支流春陵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探究。按照“河源唯远唯大”的原则,人们发现春陵江的南源钟水长度和流量都比另两个源头漵水与舂水要长要大。前些年又有相关人士实地考察了春陵江的这三个源头,证实南源钟水确实是春陵江的正源,而钟水的正源是舜水。舜水又名泔水,位于湖南省蓝山县境内,发源于所城镇人形山麓峡源村。由南向北,流经所城、塔峰、毛俊三个乡镇,在毛俊镇井湾村的两河口与毛俊水汇合流入钟水。从这里看,春陵江的发源处是蓝山县所城镇人形山的峡源村,而不是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和《辞源》所指的南风坳。全长约53 千米,流域面积486 万平方千米。传为舜帝南巡沿河经过之地,因名“舜水”。

舜水与毛俊水汇合后才称之为钟水。钟水主

要在嘉禾地段,从南至北流经嘉禾县境内珠泉镇、坦坪镇、石桥镇,全长约77 千米,流域面积407.43 平方千米。钟水穿流山川、峡谷,河道迂回滩多,水流湍急,鬼斧神工,造就了不少美景胜迹,留下了不少美丽的传说,也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佳作。

钟水在流经嘉禾县石桥镇仙人桥村时,两岸天然岩石延伸连接而成一座天然石拱桥,传说是仙姑借观音菩萨神鞭,赶山而成,故称“仙人桥”,为嘉禾八景之一。桥高48.7 米,跨度63 米,明朝参政陈尚伊写有《仙人桥石梯碑》,将仙人桥誉为“湖南一奇概也”。

钟水河上名景胜迹除了仙人桥之外,还主要有“太公钓鱼”和“舜源浩荫”。“太公钓鱼”位于石桥镇岛石村附近,钟水河畔下游,相传姜太公南下时曾在此钓鱼;而“舜源浩荫”传说因舜帝南巡三楚,驾崩于九嶷,为纪念舜帝,邑人把发源于宁远九嶷山的舜水,流经嘉禾后仍叫舜水。因其造福于嘉禾人民,于是把钟水车头桥上下游的美景称为“舜源浩荫”,为嘉禾古八景之一。

嘉禾地处偏僻,古属“南蛮之地”。在交通落后的时代,钟水是嘉禾的一条黄金水道, 航运运输自宋朝起形成,明清时期渐盛。据《嘉禾县图志》记载:境内沿河船户多达百数,自清康熙三年,湘南改食粤盐,嘉禾边邻两广,为粤盐入湘转运的交接点之一。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载经钟水每年发至四洲之食盐达1870 万斤。大部分从广东星子、连州、广西八步等盐埠运入境内,再转运至沿河各地。临武矿砂和嘉禾煤炭、农产品也由此运出,然后走水路运回布匹、瓷器等生活用品,年运量达数千吨。水运上行至蓝山土桥墟。民国《嘉禾县图志》载:“沿詹家上至蓝山土桥墟,舟楫止此。”直到20 世纪50 年代,钟水河上大修水利工程,主要是拦河



彭进武

哨点有二十几里远。徐伯每值守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他有时会遇到湖边的农户家里坐一坐,喝喝茶,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不少人。我父亲和徐伯成了朋友。我爱读书、懂礼貌、不调皮,徐伯很喜欢我。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他会接我到哨点去玩,想方设法帮我弄点好吃的。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徐伯对我说,加紧读书,把书读好了,才会有大出息。并说,你这次期末考试,要是考了全班第一,我就奖你一支钢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跑到哨点,把考试第一名

大坝,长途水运才终止。

钟水河两岸码头,在嘉禾县境内有两个, 一是油涵铺码头。原名赤竹铺码头,位于车头镇油涵铺村西,明末时期形成。二是朝廷窝码头。位于珠泉镇朝廷窝前,清初形成。

据嘉禾史料记载,在石桥镇“仙人桥”和“太公钓鱼”景点之间的石市村,有个名为“广济圩”的古市场,当地人又称“石桥圩”。该圩始建于清乾隆二年,清道光三年重建,现存圩场至今已有近200 年历史。每逢阳历“一、四、七”赶圩日,附近“两市三县”(永州市新田县、郴州市嘉禾县、桂阳县)村民蜂拥而至。该圩成为辐射周边邻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基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在视察时曾为该圩场题写了“石桥市场”几个大字。广济圩古市场全长约100 米,宽30 米,占地面积3000 平方米,建有12 个凉亭,全部为方形石柱、木梁架结构。石桥籍著名作家古华创作的小说《芙蓉镇》笔下的“闹市”即指此。

京西古道是指古代京城(长安)通往广州等地,一条主要用于驮运荔枝、食盐、煤炭、糖等的官商古道。广济圩古市场就建在京西古道上。古道上曾经商贾如云,是南来北往的大动脉,现嘉禾境内在古道上的分布有广济圩和太平圩两个圩场,中途还建有石桥铺古驿站,为旧时官员食宿、换马场所。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嘉禾县广济圩古市场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点,2021 年被公布为郴州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钟水流域地区历史悠久,古风文化源远流长,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古风文化的独特魅力。古老的建筑、传统的民俗,共同构成了钟水流域独特的古风画卷。

的奖状递给徐伯看。徐伯拿出烟嘴,衔在嘴里,对着奖状端详了一会儿,慈祥地笑了,连连说:“好,好。”可就是不再提钢笔的事。我心里那个急呀,可又不好意思提醒他。

过了十多天,就在我快要要把这件事忘了的时候,一天徐伯来我家,说,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他专门到了县城的商店。说着,慢慢从里层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崭新的淡绿色的钢笔,轻轻地别在我的上衣口袋里……

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这支“英雄”牌钢笔的价格是7角5分。在20世纪70年代,一斤猪肉的价格也是7角5分。可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也难得买一回肉吃。徐伯家里4口人,老伴没工作,两个女儿在读书。一家人全靠徐伯每月24元5角的工资维持生活。

这支钢笔陪伴了我很多年。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支钢笔,是一个与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人给我买的。

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只要有机会,都会买些徐伯爱抽的烟、爱喝的酒,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来,他老伴儿先他走了,两个女儿也远嫁外地,加之我的工作一直忙,看望徐伯的次数也就少了。徐伯过世的消息,我也是很迟才知道。

夜深人静的时候,珊珊湖的碧波、杨柳、水鸟、荷花和徐伯慈祥的笑容,曾多次在我的脑海里“闪回”,或许,这就是关于故乡记忆的模样。

亲拿了一片旧瓦放在右膝盖上,将一根一根的细麻纱在瓦片上搓成麻线。宋朝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诗句,写的就是农人白天耕田,夜晚搓麻线的情景。而更早的《诗经·邶风·七月》记载着“八月载绩,载玄载黄”的事儿,就是八月纺麻,将麻布染成玄色、黄色的农事。麻事在中国农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现在,塑料绳、编织袋取代了麻绳、麻线和麻袋。母亲做的布鞋,也不再是用麻线扎成的布鞋底,而是换成了塑料鞋底。村里种麻的人家少了,麻地改种了其他农作物,有的由着麻苑自生自灭。

我家的麻地,二十年了,母亲没去打理,没有给麻苑松土、施肥。可年年三月麻会长,八月,母亲去收麻刮麻,搓成麻线,以备时需。

作家写作家

2024 年1 月中旬,全省35 名文学爱好者走进了毛泽东文学院,接受为期半个月的培训。上午下午各一名讲座,每天都有名家大腕进出毛泽东文学院。

记得一个上午讲座结束,我从报告厅出来,准备去食堂吃饭,正好碰上谢宗玉院长陪同客人也往食堂走。匆忙中和同学想绕行超前时,我一脚踩到侧旁花池的石头堆里,客人中有人伸手一把扶住我,安抚道:“好点,不急。”我局促地绕过,转头看一眼扶我的人,道了一声谢。那人脸上的笑渗进了两鬓的白发,给人真诚、友善和神清气爽的感觉。有同学轻声告诉我:“刘克邦,下午是他的课。”

是《金秋的礼物》和《自然抵达》的作者刘克邦老师吗?他可是我心仪已久、崇拜有加的散文大家呀。

刘克邦原籍湘乡,出生在怀化洪江,少儿时代和湘西有着千丝万缕的生活交集,学校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在财政厅与数字打交道。这个后来的财政厅总会计师,是用等身的著述向我们诠释了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的道理。

下午,刘老师以散文家的身份端坐在讲台上,不徐不疾地给我们讲他理解的散文。刘老师的第一篇散文作品是《与母亲夜行山路》,他后来的散文集,包括《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和《心有彼岸》无不让读它的人感到他对亲人、对家乡深厚的情谊。刘老师的散文着眼生活点滴、凡人小事,使人享受着润物无声、细水长流的滋养,也形成了他别样的散文风格。

培训班上熟识后,我有幸和刘老师有过几面之缘,在某文联的一次活动现场,又一次邂逅了刘克邦老师,我依然去不掉碰到仰慕的大家时的怯懦,握住老师的手,说话都不能成句地问他,是喊厅长好还是喊老师好?他不假思索干脆利落地告诉我:“邦哥自然亲切,都这么叫的。”我们落座时,邦哥多次邀请我与他同座。大家如云的场合,我真不敢随性造次。邦哥看出了我的窘态,站起来对在座各位挥挥手,把我介绍给文友们。我受宠若惊,在邦哥的再次邀请下坐在他身旁了。

记得那次我们聊了很多,主题是关于散文创作的。时至今日,邦哥关于散文取材、关于散文创作的指点,我仍然铭记于心。日常创作中,我也在学“以小见大”,创作中坚持“反复修改”,这是邦哥教给我的。

几次见面后,我们也经常聊点微信。我想找个机会请邦哥一聚,让他帮我点评几篇小文章,但总觉得有些唐突。有一次,我厚着脸皮、麻起胆子拨通了邦哥的电话,邦哥一声亲切的“喂”打消了我的胆怯。我说明意思后,邦哥告诉我前不久摔伤了腿,刚好了些,行动不是很方便。我心情迫切地想安排车去接,邦哥回绝了,说:“我自己打车来。”没过多久,邦哥来了,拎着滴水的雨伞,鞋都湿了,还带来几本书送给我,我感动得不知所措。我终于明白了邦哥在本职岗位上,能磊落坦荡,赢得好评如潮,在文学爱好上,顺风顺水,成果颇丰,是他的忠实厚道、慈善为人的格使然。

邂逅邦哥,能学为文,能学做人。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刘克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种麻

张强勇

秆;或是用一根长竹竿抵住水塘的两头,将麻秆一齐压入水中。母亲说这是“沤麻”,就是将麻秆沉入水塘,浸泡三五天,等到麻皮和麻秆自然松落。母亲说这是给麻发酵,提高麻皮的纯度,增强麻皮的韧力。只有经过这样的工序,麻皮才结实有韧劲。

从水塘里捞出来的麻,味道难闻,整个村子都发出沤麻的气味,是那种既臭又臭的味道。麻皮与麻秆已经脱落,松松散散。力气大的男子合手拿起

一把麻秆,用力地甩三五下,麻皮与麻秆自动分离,麻皮顺势脱落。又将麻皮捋顺,一把一把地扎好,到清水里刷洗干净,放置到竹竿上。母亲说这是起麻分麻。

分了麻皮,接着就是刮麻。将晾晒在竹竿上的麻皮取下来,拿刮刀,一根根地刮。母亲说,麻皮不能混搭,头是头,尾是尾,那样才好刮,将麻皮表层的膜刮去。刮了麻膜的麻就是麻纱了,母亲将麻纱洗净,又是一根一根地晒在竹竿上。到了晚上,母